《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和“异化”

**[（一）费尔巴哈的“类本质” 1](#_Toc55937413)**

**[（二）马克思的“类本质” 2](#_Toc55937414)**

**[（三）类本质的异化 3](#_Toc55937415)**

**[（四）异化的扬弃 5](#_Toc55937416)**

**[（五）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变革意义 7](#_Toc55937417)**

**[（六）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问题 7](#_Toc55937418)**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阶段，还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大量使用“类本质”、“异化”这样一些费尔巴哈的哲学概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们这里先要简要介绍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哲学概念，然后再来说明马克思如何运用它们来论述自己的哲学思想。

## （一）费尔巴哈的“类本质”

所谓“类本质”，就是“人类的本质”（简称为“人的本质”，这里的“人”是指人类），这不是就个别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人类”来说的，所以“类本质”是一种属于整个人类的“总体性本质”。这种“人的本质”既在人之中，却又超乎个别人之上，它是作为整个人类的属性被费尔巴哈规定下来的。

那么，在费尔巴哈看来，这种“类本质”（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就是意识。什么样的意识呢？“类意识”。这种“类意识”又是什么呢？

费尔巴哈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动物固然将自己的个体当作对象，因此它又自我感，但是，它不能将自己的类当作对象，因此它没有那种由知识而得名的意识。”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费尔巴哈在这段话里，其实是通过与动物对比来阐明人的“类意识”是什么。这段话最直接的意思是，人能够将整个“人类”当作对象来思考，动物则只能将自己的个体当作对象来对待。所以，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不仅因为人有意识有思维，而且还因为人能够思维人的整个本质。

那么，这种“类意识”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费尔巴哈说“就是理性、意志、心”。一个健全的人，必须具有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自由，心力则是爱。这三种“力”构成了“人的本质”的具体内容。

看起来，费尔巴哈用意识（类意识）来规定“人的本质”似乎很符合我们对于人与动物之区别的认识。这当然是费尔巴哈的洞见，不过这种洞见还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在于，用意识（类意识）来规定“人的本质”是抽象的。毫无疑问，费尔巴哈赋予了“类本质”极高的地位，他认为“类本质”是使得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但这种“类本质”却是无形无象的，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个人的东西。

例如，费尔巴哈说，人的“类”本质“就是为人们所分有的，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实现的那些人类特性的总体”，这句话就是说，“类本质”是一种“人类特性的总体”，这种“总体”被每个个体所“分有”，怎么分有呢？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分有”。显然，这种说法已经让“类本质”显得又玄妙又缥缈，所以我们说它是抽象的。

## （二）马克思的“类本质”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也是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开始向前推进的。

虽然用的是同一个概念——“类本质”，但是它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那里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类本质”是意识——类意识，但在马克思这里，人的“类本质”是活动——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活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觉的”其实就是“有意识的”。

对于这种“类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是这样说的：“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某个“种类”的“整体特性”（也就是“类特性”）就是这个“种类”的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这个“种类”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所以“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从这句话来看，马克思跟费尔巴哈一样，也是从整体性、总体性的角度来认识人的“类本质”（类特性）的。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就是一种自由的、自觉的生命活动，那么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怎么认识到它的呢？马克思说，通过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活动。”这句话是说，通过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人类证明自己是一种“具有自由的、自觉的生命活动的存在物”（类存在物），所以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的一种自由的、自觉的生命活动”（人的能动的类活动）。

在论证上述这个观点的时候，马克思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这段话是对比人与动物的不同的。他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句是说，由于动物不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以动物的生命活动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没法按照别的“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换言之，动物只能生产它自己或者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这种生产是受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的，所以马克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毕竟只能按一个尺度。但是人与动物不一样，人的生产当然也要受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但人也能进行一些不受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的生产，这些生产不仅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而且可以把人自身的尺度运用于不同的对象，所以马克思说“人的生产是全面的”——毕竟是“任何一个尺度”或把自己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的生产的最高表现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这也是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审美尺度）来进行的生产。

由以上的说明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是一种整体的、总体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有意识、自由的、全面的（普遍的）生命活动（生产活动）。在对待“类本质”的地位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有相似之处，都赋予“类本质”极高的地位，事实上，认为人的“类本质”是有意识的、自由的、全面的活动，已经是把人的“类本质”当成了一种理想性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的“类本质”是一种整体的、总体的、理想的东西。

## （三）类本质的异化

前面我们说了，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由的、全面的生产活动，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生产活动根本不符合这种“类本质”，甚至是与这种“类本质”完全相反的。这就是说明：第一，人的“类本质”作为一种总体性、理想性的东西，并不一定每个个体都可以将其实现出来；第二，人的“类本质”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有可能失去（这个历史条件是什么，我们后面会讲到），甚至可能导向相反的东西，从而陷入不自由不全面的生产活动，也就是陷入被奴役和被支配之中，这也就是处于“异化”状态。

**在这里，我们就接触到另一个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中很重要的概念——异化。**

什么是异化呢？有很多专业的书籍和文章研究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看看。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地讲一下。

首先，**“异化”，就是“异己化”，最基本的意思是主体成为他者，而且这个他者与主体自身疏远了。**这个解释有两层意思：

**所谓“主体成为他者”**，说的是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上帝）将自己的本质外化于对象之中，比如上帝造人，就是将上帝的本质外化成为人，比如工人生产产品，就是将人的本质外化于产品之中，这是第一层意思。

**所谓“这个他者与主体自身疏远”**，说的是主体将自己的本质外化于对象之后（这个外化的对象即他者），对象却成为别人的，或者反过来支配这个主体。

因此，“异化”涉及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对象的关系，人将自己的本质外化于对象之中，这个时候“对象”可能属于自己，也可能不属于自己，这种“异化”是中性的， 也可以被称为“外化”或“对象化”，就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或“对象化”在某一个对象之中。

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将自己的本质外化于对象之中，但这个“对象”却不属于自己，而是成为别人的，从而与自己疏远，那么这种“异化”就是贬义的。

对于这两种异化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都有论述，但重点则是人与人的关系。比如在《1844年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

在这段话中，前半部分讲的就是异化的第一种关系：人与对象之间的异化关系——“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这些话说的是，人的劳动生产出了产品，这个产品成为在人之外的存在——异己的存在物，这种存在物与属于人自身的劳动相对立。这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也是一种人与对象之间的异化关系——主体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到对象之中。

后半部分讲的就是异化的第二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在这句话里，“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说的就是私有财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工人的劳动生产出产品（现实化），但却不属于工人（非现实化），这就是对象的丧失，而且产品这种对象还会反过来奴役工人（工人需要购买产品维持生存）。这是人的劳动的异化，经常被称为“异化劳动”，它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他者与主体自身疏远了。

**简要理清了异化的概念之后，我们来看前述所说的“类本质”的异化。**

本来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最主要的就是生产劳动），但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这种“类本质”却会失去，使得人的活动陷入被奴役与被支配之中。那么这种“历史条件”是什么呢？马克思说，就是私有财产的状态。因为在私有财产的状态下出现了一种状况，那就是财产权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而有大部分人失去了基本的生产手段（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这是一种私有财产占有的分化状态，因此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存。

那么，在这种私有财产的状态下，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异化”状况呢？马克思认为有“四种”异化状况，这也被称为异化的四个规定。

**第一个规定是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在私有财产状态下，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自己，但工人的生活又需要劳动产品，因此劳动产品不仅对工人疏远了，而且构成了一种支配关系。马克思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

**第二个规定是工人与自身劳动行为的异化。**如果说，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是一种结果，那么工人与自身劳动行为的异化就是一种过程。马克思说：“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这就是说，劳动产品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它之所以会同工人相异化，那是因为工人的“生产活动”（劳动行为）就已经同工人自身相异化。

那么这种工人与自身劳动行为相异化的表现是什么呢？按照前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说法，“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各种生命活动、生产劳动都包含在内），那么这样的活动（劳动）应该是工人乐意为之的自愿行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工人的劳动行为却是迫不得已的，是迫于生存需要的，其实也是对工人自身疏远了，构成了一种压迫力量。这种异化的劳动行为随处可见，马克思非常准确地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动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在劳动行为之外才感到自在，在劳动行为之中则感到不自在，劳动时不舒畅，不劳动时才觉得舒畅，这都是劳动行为与工人相异化的结果。

**第三个规定是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是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活动。马克思在论述人的“类本质”时，特别强调人的“类本质”的有意识性，因为这种有意识性使得人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当作对象来对待，也使得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成为自由的存在物。因此，在正常的、没有异化的情况下，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活动就是展现自己“类本质”的活动。但是，在私有财产的状态下产生了异化劳动，使得人（工人）与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劳动行为之间都发生了异化，这时劳动不是被当作展示自己“类本质”的生命活动，而是被当作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而且，把体现“类本质”的生命活动当作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还是人有意识为之的，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性，本应该是用于促进“人的本质”的展示与实现的，但现在却是用于把人自己降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简要地指明了这一点：“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自主活动、自由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也是人的类生活应有的样子，但现在却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成了不自主、不自由的活动。

这就是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

**第四个规定是人与人相异化。**由于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行为、自己的类本质都相异化了，马克思说，这三种异化最终将表现为“人与人相异化”。为什么呢？

马克思分析说，如果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力量”，不属于我，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如果人同自己的劳动行为相异化，劳动行为对我来说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不属于自己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它只能属于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就是“他人”。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的力量。这就是人与人的相异化。

以上就是马克思对异化的四个规定的论述。这些论述表明，工人之所以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原因就是劳动行为本身异化了，而劳动行为本身的异化表明人已经丧失掉自己的类本质，这一切的最终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异化。

## （四）异化的扬弃

所谓“扬弃”，就是有“扬”有“弃”，既发扬旧事物中积极、合理的因素，也否定旧事物中消极、丧失合理性的因素。

通过对异化的四个规定的论述，马克思认为，正是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对立。因此想要克服这些对立，就必须积极扬弃异化。

那么，要怎么扬弃异化（异化劳动）呢？

马克思说，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历史形式。

为什么呢？这里面稍微复杂一点，尤其是去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时，会碰到马克思对概念使用不够清晰的情况（毕竟是非正式的手稿），比如“外化”和“异化”经常混杂使用，有时将“异化”等同于“外化”，有时又等同于“异化劳动”。在这里我们不去梳理这些复杂的细节，只是简要地分析马克思扬弃异化，走向共产主义的思路。

首先，人的外化劳动（对象化的劳动，注意不是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人自我外化的结果。

其次，私有财产的占有产生分化，即财产权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而有大部分人失去了基本的生产手段（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从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去谋生，由此产生了异化劳动，即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行为、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并且与他人相异化。

最后，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到，异化劳动出现的思路是这样的：

**外化劳动——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占有分化——异化劳动**

因此，扬弃异化（异化劳动）的思路就是颠倒过来的：

**扬弃异化劳动——要求扬弃私有财产占有分化——要求扬弃私有财产——走向共产主义**

这里有个问题，可以扬弃“外化劳动”吗？显然不可能，因为人的劳动是一定要“外化”到对象中去的，“外化”或者“对象化”是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但是“外化劳动”不一定会导致“异化劳动”，这是我们需要区分清楚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必要性、合理性的论证是从“类本质”及其异化出发的。在这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扬弃产生异化劳动的私有财产状态，从而恢复人的“类本质”，使得劳动成为符合人性的生命活动。

因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也就是说，共产主义通过扬弃私有财产，使得人能够重新占有人的本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不必陷入到各种各样的异化劳动之中。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是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在以往创造的全部财富的基础上实现的。这里所谓“合乎人性的人”，其实就是重新占有人的本质，重新拥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不必生存在各种各样的异化劳动之中。

在这里，马克思是从扬弃异化、扬弃私有财产的角度出发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与存在形式，很显然，这种共产主义的存在形式还显得很抽象，是在哲学层面从“类本质”出发论证出来的，所以经常被称为“哲学共产主义”。

## （五）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变革意义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第一阶段的重要创造，虽然在理论的成熟度上不能与后来的唯物史观相提并论，但也有它的独特价值。我们主要介绍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将异化的产生与扬弃理解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异化问题，这是一种历史主义方法。在这种历史主义方法看来，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对立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也必将在历史发展中得到解决。

这里所谓“否定之否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中有介绍。这里简要抄录一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含义。——“事物的发展体现为一个过程，都是通过否定实现的，辩证的否定不是一次完成的。事物的发展经过两次辩证的否定，由肯定阶段到否定阶段，再到否定之否定阶段，从而使事物的发展表现为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过程。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

例如，在认识过程中，“实践——认识——实践”这个过程遵循的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认识”是对第一次“实践”的否定，第二次“实践”是对“认识”的否定。

而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则是“类本质——异化——共产主义（类本质的复归）”，在这里，“异化”是对“类本质”的否定，而“共产主义（类本质的复归）”则是对“异化”的否定。

**其次，**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扬弃、人的类本质的恢复与共产主义直接联系起来，将共产主义视为解决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必然之间对立的历史形式。在这里，马克思将哲学理论论证（异化理论）与社会运动理想（共产主义）直接地联系起来，一方面使得理论（哲学）走向现实的历史运动，一方面也将共产主义提升到哲学理论的水平，从而在理论上论证过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种哲学与共产主义的结合，此后成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核心。

**再次，**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又说这种“活动”是一种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并力图用这一“类本质”及其异化去说明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也就是要把人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都归结为“活动”（生产劳动）的结果，这其实已经很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用“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人和社会的方式，所以这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要准备。

**最后，**马克思用“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这对辩证法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主要是唯心辩证法，是精神运动的辩证法，而到了马克思这里，辩证法已经成为生产劳动的辩证法，具有了现实的生命，逐渐成为唯物辩证法。

由此可知，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新世界观的雏形，为进一步的哲学变革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 （六）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问题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进一步的哲学变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一理论仍然有某种不成熟之处，正是因为这种不成熟，使得马克思在下一阶段的探索中转换了研究思路。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一异化理论的不成熟之处，并分析其可能的出路。

**第一个不成熟之处就是：把人的“类本质”当成现成的东西，而不是历史的东西。**所谓当成“现成的东西”，也就是人的“类本质”被当成一个不变的、理想性的东西。前面我们在介绍“类本质”的时候也说过，人的“类本质”是一种整体性、总体性、理想性的东西。这种“静止”状态的“类本质”，既是人类没有受到“败坏”之前就拥有的**原始本质**，也是人类孜孜以求地的**理想目标**。那么从这种观点来看，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从原始本质的丧失走向理想目标的实现的发展过程，这里“原始本质”与“理想目标”是同一的，所以历史的发展就是想向“原始本质”的复归。

**第二个不成熟之处就是：人的“类本质”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前述我们介绍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时已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是一种“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这种生产劳动是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种“生产劳动”（生命活动）被当成现成的、总体性、理想性的东西，那么就是一种与**现实存在的个体**不同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超个体”的东西。很显然，这种“超个体”的东西，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个体来说，是高高在上的，缺乏具体内容的，是很抽象的。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个体来说，生产劳动（生命活动）是很具体的，首要目的就是生产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这一具体事实，而“类本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首先不是为了个体的生存，而是为了确证自身的特性。

**第三个不成熟之处就是：抽象的“类本质”无法说明“异化”的发生原因。**由于人的“类本质”是一种总体性、理想性、超个体的东西，是超乎自然个体之外的“理想之物”，也就是不与实际生活中的个体直接相关，不与人的自然特性直接相关，那么用这种“类本质”就无法说明人类为什么会发生“异化”。人类本来拥有一个完满的“原始本质”，何以后来会发生异化（或神话中的各种“堕落”）？对历史中“异化”的发生进行现实的、具体的描述，是“类本质”这种“理想之物”没办法做到的，一旦强行进行说明，很容易就陷入用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来隐喻这个过程，但这与现实的、具体的、科学的说明历史过程显然是不相符合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其实已经意识到以上三个“不成熟之处”，所以他也极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上三个“不成熟之处”，归结起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类本质”的抽象性，正是因为它的“抽象性”使得无法说明异化发生的原因，那么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摆脱这种“抽象性”，从而走向“具体性”。

我们前面说了，“异化”的发生是私有财产的占有分化，以及私有财产的存在。那么，说明异化的发生，其实就是说明私有财产的占有为何会发生分化，以及私有财产为何会存在。对这个两个问题的说明，抽象的“类本质”当然无法胜任，而是必须到具体的生产劳动历史过程中去阐明。因此，对于“生产劳动”的具体说明，就是马克思下一步要突破的问题。